



「鞭石祈雨」考*

尹 富

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編審

摘要

杜甫夔州時期的詩歌《雷》中有句云「暴尅或前聞，鞭石非稽古」，與夔州相鄰的峽州有「鞭石祈雨」之俗。該習俗或最早見載于東晉虞喜《志林》，但尚存疑。後劉宋盛弘之《荊州記》、南齊劉澄之《永初山川古今記》、佚名《荊州圖副記》、北魏酈道元《水經注》亦載，庾信更將其作為典故運用於詩歌之中，此後詩賦家迭有引用。從現有材料來看，此風俗的形成可能並非如此前學者所認為的那樣，是土家族祖先的原始巫俗，而最可能形成於戰國或秦漢時期之楚人。它與「囊血射天」之類傳說一樣，有著同樣的「以人制天」的哲學意義。另外，雖然各種載記及詩賦對此種習俗的奉行地域有明確的指向，但不排除它以種種變形的方式流傳於其他地區，甚或其他地區因種種原因也發展出類似習俗。

關鍵字：鞭石祈雨、土家族、楚人、以人制天

*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中國幽冥信仰研究」(14JJD730008)資助。



A Textual Inspection on "Whipping the Stone for Rain"

Fu Yin*

Abstract

There is a sentence in Du Fu's poem *Thunder* written in Kuizhou: "Insolating wizard for rain might be heard, but whipping the Stone for Rain has no ancient evidence." While the custom whipping the Stone for Rain really exists in Xiazhou, which adjoined Kuizhou. This custom might be originally recorded in Yu Xi's work *Zhilin* in East Jin Dynasty. After that, it was narrated in Sheng Hongzhi's *Jingzhou Ji*, Liu Chengzhi's *Yongchu Shanchuan Gujin Ji*, anonymous work *Jingzhoutu Fuji*, and Li Daoyuan's famous work *Shuijing Zhu*. Furthermore, Yu Xin and other poets used it as a classical allusion in their poems. According to the data we can find now, this custom maybe came into being in the time of War States or Qin and Han Dynasties, by people in Chu area, not as some scholars said it was primitive witchcraft of Tujia ancestors. Like shooting at the sky, this custom also philosophically means 'the human beings can control the sky'. Although all records and literary works pointed the region of this custom, it might be spread to other areas, or similar customs could be created in other

* Senior Editor, Institute of Chinese Folk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areas for various reasons.

Keywords: Whipping the Stone for Rain, Tujia people, People in Chu area, The Human Beings Can Control the Sky



一、引言

杜甫一生，漂泊多方。他的詩筆不僅充分地摹寫了中華江山之麗、戰伐瘡痍之痛、戀闕濟時之心，也真實地記錄了各地的風土民情。特別是其夔州詩，因為族屬及文化的差異較大，他記載該地的風土民情亦最多。此期詩歌中有一首題名為《雷》者，引錄如下：

大旱山嶽焦，密雲復無雨。南方瘴癘地，罹此農事苦。封內必舞雩，峽中喧擊鼓。真龍竟寂寞，土梗空僂俯。吁嗟公私病，稅斂缺不補。故老仰面啼，瘡痍向誰數。暴尫或前聞，鞭石非稽古。請先偃甲兵，處分聽人主。萬邦但各業，一物休盡取。水旱其數然，堯湯免親睹。上天鑠金石，群盜亂豺虎。二者存一端，愆陽不猶愈。昨宵殷其雷，風過齊萬弩。復吹霾翳散，虛覺神靈聚。氣暍腸胃融，汗滋衣裳汗。吾衰尤計拙，失望築場圃。¹

關於此詩，仇兆鰲云：「此記旱雷也。鶴編在大曆元年（766 年）。《舊史》：是年春旱，至六月庚子始雨。」²中國以農立國，風調雨順是民眾的普遍願望，故自古以來求雨方式眾多。詩中提到了一系列祈雨方式：首先是舞雩，《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³，《春秋》一書中雩祭求雨多次出現，是王國諸侯的盛大典禮，其所從來遠矣。其次是焚山擊鼓、舞龍、暴尫。《左傳·僖公二十一年》有「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勸止之的記載。⁴《淮南子·墜形訓》

¹ 仇兆鰲《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 10 月第 1 版，1995 年 4 月第 4 次印刷，1295-1297 頁。

² 仇兆鰲《杜詩詳注》，1295 頁。

³ 《周禮注疏》卷 26，《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816 頁上。

⁴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 10 月第 3 版，2012 年 11 月北京 13 刷，390-391 頁。



有所謂「土龍致雨」之說⁵，董仲舒申《春秋》之雩，亦設土龍以招雨。⁶常璩《華陽國志》中有鳴鼓求雨之說⁷。產生時代不明的《神農求雨書》於這三種求雨方式有較全面的介紹：「春夏雨日而不雨，甲乙命為青龍，又為火龍東方，小童舞之；丙丁不雨，命為赤龍南方，壯者舞之；戊己不雨，命為黃龍，壯者舞之；庚辛不雨，命為白龍，又為火龍西方，老人舞之；壬癸不雨，命為黑龍北方，老人舞之。如此不雨，潛處，闔南門，置水其外，開北門，取人骨埋之；如此不雨，命巫祝而曝之，曝之不雨，神山積薪，擊鼓而焚之。」⁸再次，「土梗空樓俯」一句，「土梗」，仇注引司馬彪注《莊子·田子方》「猶土人也，遭雨則壞」，「樓俯」，仇注云「言鞠躬求神」。⁹則當地人求雨，亦有求神拜佛的行為。唯于鞭石祈雨，工部以為「非稽古」，頗感新奇。「石」字舊本作「巫」，張遠以為當作「石」¹⁰，是。

胡炳章先生曾撰兩文從民族學、民俗學的角度考察鞭石求雨之俗，認為它是土家族祖先的原始巫俗的遺存，比舞雩、祭龍、祭雨師雷神、燎祭更為久遠，是「求雨巫俗的原生態形式」。¹¹從現有材料來看，此說似不穩妥。胡先生之外，其他學者僅零星涉及此風俗¹²，尚乏對其進行全面考察論述者，故筆者不揣譎陋，

⁵ 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卷4，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5月第1版，2011年2月北京第5次印刷，141頁。

⁶ 參見蘇輿《春秋繁露義證·求雨》，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12月第1版，2011年2月北京第6次印刷，426-437頁。

⁷ 劉琳《華陽國志校注》卷1《巴志》：「魚復縣……又有澤水神，天旱鳴鼓於傍即雨也。」成都：巴蜀書社，1984年，77頁。

⁸ 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卷100《災異部·旱》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1723頁。此書《漢書·藝文志》及《隋書·經籍志》均不見載，且假托神農之說而隱括諸種求雨之法，很可能為隋唐時代之偽作。

⁹ 仇兆鰲《杜詩詳注》，1296頁。

¹⁰ 仇兆鰲《杜詩詳注》，1296頁。

¹¹ 胡炳章《鞭石：土家族求雨巫俗的原生態》，《吉首大學學報》1995年第4期；胡炳章《從「鞭石」到祭龍——土家族求雨巫俗的歷史變遷》，《中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2期。

¹² 例如，萬建中《西南民族地區趕山鞭型傳說中禁忌母題的文化詮釋》，《中央民族大學學報（人



嘗試對此祈雨之俗再作考論。

二、文獻中關於鞭石祈雨的記載

現今所存文獻中，最早記載鞭石祈雨之俗的似為晉代的虞喜（281—356），其《志林》（亦名《志林新書》）有云：

夷陵有陰陽石。陰石常潤，陽石常燥。旱則鞭陰石必雨，久雨鞭陽石則止。¹³

今所見《志林新書》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系據清人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卷六十八（四明叢書約園刊本）選入。馬氏在序文仲介紹說：

此書《隋志》載三十卷，《唐志》二十卷，今佚。明陶宗儀輯十三節入《說郛》，茲據校訂。更采《三國志》注、《文選》注、《史記》索引、正義、《太平御覽》等書補錄三十七節，合為一卷。¹⁴

馬氏的輯本先錄陶氏所輯十二條¹⁵，其中第七條即「夷陵有陰陽石」。進一步考察今所存諸種《說郛》版本，馬氏所錄當據明刊一百二十卷本，即陶珽重輯本，又稱宛委山堂本。該本所錄《志林新書》十二條，順序與馬氏輯本完全一致，¹⁶而

文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2期。王煥然《〈清詩鐸〉所見求雨法術》，《瀋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6期；王煥然《〈清詩鐸〉祈雨術初探》，《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3期。我所已故劉黎明教授對此習俗亦有介紹，但因體例所限，較為簡略。見劉黎明《灰暗的想象—中国古代民间社会巫术信仰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14年，424-425頁。

¹³ [晉]虞喜《志林新書》，《叢書集成續編》第182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822頁下。

¹⁴ 同上，821頁下。

¹⁵ 馬氏序文中雖稱陶氏輯《志林》十三條，但他僅校訂錄入十二條。筆者查考了鄉嬛館補校之《玉函山房輯佚書》，亦僅十二條。當本為十二條（詳下文），馬氏誤記，或刊刻時誤「二」為「三」。

¹⁶ 《說郛一百二十卷》卷五十九，[明]陶宗儀等編《說郛三種》第三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2744頁下—2745頁上。



近人張宗祥據六種明抄本校錄的涵芬樓一百卷本則未收錄《志林新書》。不過，陶珽重輯的《說郛》一百二十卷本並不可靠。張宗祥在廣校抄本的基礎上，以《雲穀雜記》為例，批評其「杜撰書名，偽標作者，則其他更何足言！」¹⁷再證以自隋唐《北堂書鈔》、《藝文類聚》以下，諸種類書都曾反復引錄鞭石求雨之事，無一例指其出自虞喜《志林》或《志林新書》，故《說郛》一百二十卷本將此條輯入虞喜《志林新書》的做法很值得懷疑，虞喜可能並不是首先記載此俗者。

上揭材料之外，南朝的幾種地志亦記載了此風俗。其一是劉宋時期盛弘之《荊州記》。《北堂書鈔》引《荊州記》云：

假山下有山，獨立峻絕。西北石穴，以燭行百許步，有二大石，其間相去一丈許，俗名其一為陽石，一為陰石。水旱為災，鞭陽石則雨，鞭陰石則晴。¹⁸

《太平御覽》卷十一亦引有《荊州記》此條，文字大略相似。¹⁹而樂史（930—1007）《太平寰宇記》所引同書內容則差異較大：

難留山北有石室，可容數百人，人常入此室避難，嶮不可攻，因名為難留城。西北有石穴，把火行百餘步，有二大石，相去可丈餘，名為陰陽石。陰石常濕，陽石常煬，旱則鞭陰石，應時而雨，雨則鞭陽石，俄時而晴。但鞭者不壽，復不得稱名，人頗憚之。²⁰

顯然樂史所引更為詳細，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北堂書鈔》與《太平御覽》均

¹⁷ 張宗祥《說郛序》，《說郛一百卷》，陶宗儀等編《說郛三種》第一冊，1頁下。

¹⁸ 〔隋〕虞世南撰、〔清〕孔廣陶校注《北堂書鈔》卷第一百五十八地部二穴篇十三，清光緒十四年孔氏三十三萬卷堂影鈔本。

¹⁹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第十一天部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版，1995年10月5刷，56頁。

²⁰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百四十七山南東道六，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2864—2865頁。



說「鞭陽石則雨，鞭陰石則晴」，樂史所引則陰陽恰恰相反，並多出了鞭者不壽等說法。

與樂史基本同時代的吳淑（947—1002）在《事類賦》卷三《雨賦》「亦有洞中鞭石」句注釋中，同樣引有《荊州記》：

盛弘之《荊州記》曰：佷山縣有一山，獨立峻絕。西北有石穴，以燭行百步許，二大石其間相去一丈許，俗名其一為陽石，一為陰石。水旱為災，鞭陰石則雨，鞭陽石則晴。²¹

《事類賦》撰成于宋太宗淳化中（990—994），吳淑曾參與《太平御覽》的編撰，其所引與《御覽》相校，其他文字僅「以燭」《御覽》作「北」，末句則與《御覽》陰陽對換，反而與《太平寰宇記》一致。

其二是南齊劉澄之所撰《永初山川古今記》。《初學記》卷二「縱陽門 鞭陰石」事對下云：

《宋永初山川記》云：宜都郡有两大石，一為陽，一為陰，鞭陰石則雨，鞭陽石則晴。²²

據清人章宗源考證，《宋永初山川記》即《永初山川古今記》。²³此則記載較為簡略，或者劉澄之原文如此，但更可能的是徐堅等人隱括所致。

其三是佚名《荊州圖副記》。《藝文類聚》卷六地部石云：

²¹ [宋] 吳淑《事類賦》卷三天部三《雨賦》，宋紹興十六年刻本。

²² [唐] 徐堅等《初學記》卷二天部下霽晴第八，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40—41頁。

²³ [清] 張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卷六，《二十五史補編》第四冊，上海：開明書店，民國二十五—二十六年，4987頁上。



《荊州圖副》曰：宜都有石穴，穴有二石，相去一丈。俗云：其一為陽石，其一為陰石，水旱為災，鞭陽石則雨，鞭陰石則晴。²⁴

李賢等注范曄《後漢書》卷八十六亦引有《荊州圖副》此條記載，不過文字稍異，有「陰石常濕，陽石常燥」而無鞭石祈晴、祈雨等內容。²⁵

《太平御覽》卷五十二地部十七石下引云：

《荊州圖》曰：宜都有穴，穴有两大石，相去一丈。俗云：其一為陽石，一為陰石，水旱為災，鞭陽石則雨，鞭陰石則晴，即廩君石是也。但鞭者不壽，人頗畏之，不肯治也。²⁶

據章宗源考證，《荊州圖副記》已亡佚，于《隋書·經籍志》不見著錄，《文選注》、《後漢書注》諸書所引或稱《荊州圖記》或稱《荊州圖》，²⁷亦多有稱《荊州圖副》者。

與南朝地志相關，北魏酈道元《水經注》于鞭石祈雨之說亦有徵引：

夷水自沙渠入縣，……東徑難留城南，城即山也。獨立峻絕，西面上里餘，得石穴。把火行百許步，得两大石，並立穴中，相去一丈，俗名陰陽石。陰石常濕，陽石常燥。每水旱不調，居民作威儀服飾，往入穴中，旱則鞭陰石，應時雨，多雨則鞭陽石，俄而天晴。相承所說，往往有效，但捉鞭者不

²⁴ [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卷六地部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新1版，1985年3月2刷，108—109頁。

²⁵ [劉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卷八十六，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1973年8月上海2刷，2840頁。

²⁶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五十二地部十七石下，252頁下。

²⁷ [清]張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卷六，《二十五史補編》第四冊，4996頁下。



壽，人頗惡之，故不為也。²⁸

《水經注》中於上揭三種南朝地志均有徵引，但此則內容究竟引自哪一種，酈道元並未明說，但從前後文情況及所引文句來判斷，極可能引自盛弘之《荊州記》（詳後）。

三、相關材料辯證

上引諸種材料或曰夷陵、或曰佷山縣、或曰宜都，其實均指一地。《太平寰宇記》山南東道六：峽州夷陵郡，春秋戰國時屬楚國，稱荊門、虎牙，為楚之西塞。秦漢時屬南郡，三國魏於此置臨江郡，吳稱西陵。曆晉、宋、齊，並為宜都郡理，梁武帝於此置宜州。後魏改為拓州，周武帝復改為峽州。隋為夷陵郡，唐武德四年置峽州，領三縣，後又併入三縣，合為五縣。天寶元年改為夷陵郡，幹元元年復為峽州。元領五縣：夷陵、宜都、長陽、遠安、巴山，巴山后廢。長陽縣即漢佷山縣，隋開皇八年始改為長陽縣，難留山或難留城即武落鐘（離）山。²⁹

上引諸種材料中的第二個問題是，《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均作「鞭陽石則雨，鞭陰石則晴」，而《水經注》、《初學記》、《太平寰宇記》、《事類賦》等則相反——鞭陰石則雨，鞭陽石則晴。熊會貞認為《太平御覽》等誤³⁰，但綜合各種情況來看，此問題未可輕易刊定，可兩存之。

首先，從時間上來看，排除虞喜《志林》之外，最早徵引南朝幾種地志者，當為《水經注》，且《水經注》的徵引最為詳細。或者當以《水經注》所引為是，

²⁸ [後魏]酈道元注，[清末]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卷三十七，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3055頁。

²⁹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百四十七山南東道六，2860—2864頁、2869注〔10〕。

³⁰ [後魏]酈道元注，[清末]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卷三十七，3056頁。



但《水經注》迭經傳抄校改，版本複雜，未可輕許一是而眾非。

其次，諸書之中《初學記》尤其值得注意。《初學記》的編撰，按《大唐新語》所引唐玄宗之言，是為了「欲學綴文」者「檢事及看文體」，而「《御覽》之輩，部帙既大，尋討稍難」，故「務取省便」。³¹徐堅等人在編撰中必然廣泛參閱《修文殿御覽》、《北堂書鈔》、《藝文類聚》等類書及《水經注》、《永初山川古今記》等當時所見的一種種著述，故《四庫提要》評價云：「敘事雖雜取群書，而次第若相連屬」，「在唐人類書中，博不及《藝文類聚》，而精則勝之，若《北堂書鈔》及《六帖》，則出此書下遠矣」。³²「縱陽門 鞭陰石」見於《初學記》卷二「霽晴第八」，其「敘事」引《說文》云「霽，雨止也」，並云應瑒、陸雲、嵇含等人迭有喜霽悅晴之詩賦，「以苦陰霖而喜悅晴霽也」。³³所列事對如「雨止 雲罷」、「禁門 齊社」、「收蜺 晒陽」、「嵇詩 陸賦」、「魏國興 蘇峻滅」之類，上下均合霽晴之旨，為正對，故可推知「縱陽門 鞭陰石」亦當如此。若「鞭陰石」為祈雨，顯然不屬「霽晴」，徐堅等人不可能犯如此明顯的錯誤。故筆者認為，《初學記》所引《宋永初山川記》本應作「鞭陽石則雨，鞭陰石則晴」，今本乃後人妄改所致。

如此，則在宋代之前的文獻中，僅《水經注》所引作「鞭陰石則雨，鞭陽石則晴」，幾大類書，包括宋初之《太平御覽》均作「鞭陽石則雨，鞭陰石則晴」。然而，在沒有更充分的資料前，我們不能就此認為《水經注》所引誤。故兩存之應當是目前最好的處理方法。

上引諸種材料中的第三個問題是陰陽石與廩君的關係。《後漢書·南蠻傳》有

³¹ [唐]劉肅撰，許德楠、李鼎霞點校《大唐新語》卷九，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137頁。

³² [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三十五「子部·類書類一」，萬有文庫本第二十六冊，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四年（1935），22頁。

³³ [唐]徐堅等《初學記》卷二天部下霽晴第八，40頁。



一段關於廩君的記載：

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暉氏，相氏，鄭氏。皆出於武落鐘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于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眾皆歎。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為君。余姓悉沈，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宿，旦即化為蟲，與諸蟲群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廩君（思）〔伺〕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於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魄世為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³⁴

關於廩君射殺鹽水神女，《世本》有更詳細的記載，李賢注《後漢書》及《太平御覽》均曾引及：

廩君使人操青縷以遺鹽神曰：「嬰此即相宜雲，與女俱生；弗宜，將去。」鹽神受縷而嬰之，廩君即立陽石上望青縷而射之，鹽神死，天乃大開。³⁵

可見陽石與廩君之間的聯繫，其說來之久遠。對於《世本》的說法，盛弘之頗為信從³⁶，但他似乎還未將陰陽石徑稱為廩君石，《荊州圖》始有此稱呼。而酈道元雖然也指出「鹽水即夷水也」、「又有鹽石，即陽石也」，並推斷陰石「是對陽石立名矣」，但他對盛弘之依據《世本》的說法持懷疑態度，認為「事既鴻古，難

³⁴ 〔劉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卷八十六，2840 頁。

³⁵ 《太平御覽》卷七八五「四夷部六·廩君」，3477 頁。並請參看〔劉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卷八十六注文，2841 頁。

³⁶ 〔劉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卷八十六注文，2840 頁。



為明征」。³⁷這一態度應當說是相當審慎的。

四、鞭石祈雨的產生時代

正是基於陰陽石與廩君神話的關聯，當代有學者將鞭石祈雨認定為土家族祖先的原始風俗，比舞雩、祭龍、祭雨師雷神、燎祭等更早，「是我國求雨巫俗的原生態形式，是我國遠古求雨巫俗的遺風」，「確切地說，鞭石求雨巫俗所形成的時間當在新石器時代，因為這一巫俗本身所相關的靈石崇拜與求雨內涵都一致指向新石器時代」。³⁸這一看法恐怕值得商榷。

首先，關於鞭石祈雨的記述，均在晉宋以後，而舞雩、燎祭等不管從考古材料還是文獻記載來看，都比鞭石祈雨早得多。

其次，《世本》一書雖已將廩君與陽石相關聯，但並未指出廩君時代已有鞭石祈雨之俗。相反，從酈道元「鹽水即夷水也」、「又有鹽石，即陽石也」的說法來看，鹽水、鹽石頗切合廩君射殺鹽神的故事，陰陽則與此不甚相干。鹽、夷、陽一聲之轉，故陽石應當是後起的稱名，陰石則因陽石而得名，鞭石祈雨或祈晴更是陰陽石得名以後的事。

其三，石器的使用大大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擊石取火更使人類文明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在使用石器的過程中，人類逐漸產生了對靈石的崇拜。這種崇拜，在早期人類的思維中一般是單向度的祈敬，這種單向度的祈敬甚至也在一些族類、一些地區延續至今天，例如羌人的白石崇拜；但在對自然現象有一定程度的認識之後，人類不可抑制地會滋生出控制自然的欲望，這種欲望，在單向度的祈

³⁷ 〔後魏〕酈道元注，〔清末〕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卷三十七，3057頁。

³⁸ 胡炳章《鞭石：土家族求雨巫俗的原生態》，《吉首大學學報》1995年第4期。



敬難以奏效的情況下，必然會產生合理性的誘導甚至懲罰性的指令。鞭石祈雨或祈晴即屬懲罰性指令，其產生時代不太可能早於舞雩、燎祭等祈雨活動。正如弗雷澤在《金枝》中所揭示的一樣，人們往往在多次祈求無效的情況下，才會「放棄所有模擬巫術的常用戲法，極其憤怒地不再白費力氣去祈求禱告，而改為用恫嚇、咒罵甚至乾脆用體罰的方式去向蒼天強要雨水，向那個如他們所說的，曾在「總水管」上切斷了水源的超自然神物去強索。」³⁹

那麼，鞭石祈雨之俗究竟產生於什麼時代？因為缺乏確鑿的證據，難以指實，但筆者以為，其上限大致在春秋時代，下限則在魏晉時期，綜合現有材料來看，它極可能形成於戰國至秦漢時期的楚人。

首先，鞭石祈雨或祈晴是以陰陽學說為基礎的。陰陽觀念起源甚早，但其發展為包含有辯證因素的陰陽說，則是在殷周之際，甚或在春秋中葉以後，其代表便是《周易》經文的形成。⁴⁰用陰陽學說來解釋災異之事，最早已是西周末期，即周幽王大夫伯陽父用「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來解釋地震⁴¹。筆者遍查《左傳》、《國語》，在多個用陰陽學說解釋自然、人事的例子中，解說者幾乎都表達的是調和陰陽，順而為之的意思，無一例表達制陰陽而用之之意。同時，在南方民族中，春秋末期越國的範蠡是文獻記載中最早運用陰陽學說來闡發時機把握之道的政治家⁴²，而楚地陰陽學說的傳播，推想起來應當會早於越國，可惜缺乏文獻佐證。不過，戰國時代，楚地的陰陽學說已然大行其道，屈原《天問》中

³⁹ [英] J.G.弗雷澤《金枝——巫術與宗教之研究》，汪培基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10月第1版，2016年8月北京4刷，126頁。

⁴⁰ 參看侯外廬等《中國思想通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版，1980年2月5刷，653頁；張豈之《中國思想史》，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01年，30—31頁。

⁴¹ 徐元誥撰《國語集解·周語上第一》，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26頁。

⁴² 徐元誥撰《國語集解·越語下第二十一》，王樹民、沈長雲點校，584—585頁。



有「陰陽三合，何本何化」的疑問⁴³；郭店楚墓竹簡《太一生水》更體現了楚人雜合陰陽學說的宇宙觀：

太一生水，水反輔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輔太一，是以成地。天地〔復相輔〕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復相輔也，是以成陰陽。陰陽復相輔也，是以成四時。四時復〔相〕輔也，是以成滄熱。滄熱復相輔也，是以成濕燥。濕燥復相輔也，成歲而止。

故歲者，濕燥之所生也。濕燥者，滄熱之所生也。滄熱者，〔四時之所生也〕。四時者，陰陽之所生〔也〕。陰陽者，神明之所生也。神明者，天地之所生也。天地者，太一之所生也。⁴⁴

郭店楚簡出土的郭店一號楚墓，發掘者推斷其年代在戰國中期偏晚⁴⁵。上引兩段話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將陰陽與濕燥通過四時、滄熱而聯結起來，這樣明晰的表達，尚不見於中原地區的文獻；而陰陽石也是一濕一燥，兩相對比，不免讓人生出關於二者間的種種聯想。

根據陰陽關係來求雨需要以一定的陰陽學知識為背景。戰國末期，以《易傳》、鄒行為代表的陰陽五行學說將天文、地理、人文等統而觀之，建構了頗為繁複的「天人感應」知識系統⁴⁶，上引楚墓竹簡《太一生水》亦當與此相關。入漢以後，

⁴³ 〔宋〕洪興祖撰《楚辭補注》卷三，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版，2013年3月10刷，86頁。

⁴⁴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138—139頁。異體字、通假字、缺失脫漏字均據編撰者釋讀校改，唯「四時者，陰陽之所生〔也〕」中的「也」字，乃筆者根據上下文所補。

⁴⁵ 參看湖北省荊門市博物館《荊門郭店一號楚墓》，載《文物》1997年第7期。

⁴⁶ 相關情況請參看侯外廬等《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第十七章「第二節 陰陽五行思想和易傳思想」，645-656頁；張豈之《中國思想史》第九章「《易傳》與陰陽五行學說的神秘化」，67-71頁。



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儒者繼承並進一步發展了該學說，使其成為大一統王朝「君權神授」的理論基礎，而且用它來解釋天道人事的種種現象，指導或規範人的各種活動。⁴⁷《漢書》載董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⁴⁸，即求雨閉陽門、開陰門，止雨反之。這可以從董氏的著作中得到印證。《春秋繁露》中有《求雨》、《止雨》二篇，其中多用男女陰陽相感之說，例如求雨時當「開陰閉陽」、「凡求雨之大體，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樂」；⁴⁹「凡止雨之大體，女子欲其藏而匿也，丈夫欲其和而樂也。開陽而閉陰，闔水而開火。」⁵⁰《同類相動》篇的概括更具理論性：「欲致雨則動陰以起陰，欲止雨則動陽以起陽，故致雨非神也，而疑於神者，其理微妙也。」⁵¹雖然鞭石祈雨背後的理論不一定那麼微妙，如前所述，今存文獻中於祈雨究竟是鞭陽石還是鞭陰石亦存在分歧，但其背後顯然都有一套陰陽幹濕的解釋系統⁵²。

其次，正如胡炳章先生在其文章中所說，鞭石祈雨與農耕文化關係密切⁵³，我們亦可以此入手來考察該習俗的產生時代。上引廩君傳說中，鹽神欲廩君留止，所云乃「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其地很可能以漁獵、采鹽為業，並未

⁴⁷ 相關情況請參看侯外廬等《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第三章「董仲舒公羊春秋學的中世紀神學正宗思想」，84-125 頁。

⁴⁸ 〔漢〕班固《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第 1 版，1964 年 11 月 2 刷，2524 頁。

⁴⁹ 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卷十六《求雨》，432、437 頁。

⁵⁰ 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卷十六《止雨》，438 頁。

⁵¹ 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卷十三《同類相動》，360 頁。

⁵² 一方面，晴久則陽亢，鞭陽石以抑之，則可祈雨；雨湛則陰盛，鞭陰石而厭之，則可祈晴。另一方面，晴久則陰衰，鞭陰石而激感之，可使陰強以致雨；雨湛則陽弱，鞭陽石以勗勵之，可使陽剛而得晴。但無論如何均不出陽氣致晴、陰氣致雨之根本，故後人讀之大多囫圇而過，例如，〔清〕樂鈞《婦晴娘并序》詩有句云：「從來致雨由陰氣，鞭石夷陵亦此義」。見樂鈞《青芝山館詩集》卷十六「古今體詩」，清嘉慶二十二年（1817）刻後印本。

⁵³ 胡先生認為鞭石祈雨「是新石器時代農耕文化的遠古遺跡」，見胡炳章《鞭石：土家族求雨巫俗的原生態》，《吉首大學學報》1995 年第 4 期。



涉及農耕之事。長陽縣多山地，上古時代，甚至西周巴國時期，如果有農業的話，恐怕亦僅限於刀耕火種，難以想像當時巴人會通過鞭石祈雨、祈晴來發展農業生產。相反，楚人在與巴人的歷次戰爭中，逐漸蠶食巴人的領土而進入長江三峽地區，包括長陽所在的夷水（今清江）流域，如前所引《太平寰宇記》的記載，「峽州夷陵郡」，春秋戰國時已屬楚國，稱荊門、虎牙，為楚之西塞。楚人的到來必然帶來江漢平原先進的農耕文明，農耕文明最為看重的是豐收，所以會祈求陰陽和、風雨時，這也可以以上引《太一生水》為證。龐朴先生認為，引文中的「歲」，「不是年或四季的意思，而是指的農業好收成」⁵⁴，農業好收成，來自「濕燥相輔」，在靠天吃飯的時代，即主要指雨、晴得宜，要雨、晴得宜，便必然會對與之相關的陰陽、天地加以祈敬或控制，因此而產生種種祈雨祈晴之習俗。

再次，至少在戰國之前，敬信天命的先民們對自然之「天」始終充滿著敬畏，天降災難往往修人事以禳之。即以祈雨而論，湯以身為牲禱于桑林，周行舞雩之祭，均誠己娛神以請；商人之燎山，魯人之欲焚巫尪，亦不敢罪於天。入戰國之世，隨著人們對自然、社會認識的增加，「天命」觀念發生了動搖，其表現之一是對「天」的極度反叛，「射天」即屬此類：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臙於城之隈。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⁵⁵

這一記載，出於劉向所輯《戰國策》。宋康王射天，不但招致了自身的恥辱，

⁵⁴ 龐朴《「太一生水」說》，《道家與道教：第二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道家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7頁。

⁵⁵ 〔漢〕劉向集錄《戰國策》卷三十二宋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157頁。另卷三十燕二「客謂燕王」條中蘇子說齊王伐宋，亦提到宋康王「射天笞地」，1114頁。



而且至司馬遷寫作《史記》時，亦被映射至其祖先殷王武乙。⁵⁶戰國之前的文獻中，並無武乙射天的記載，這種說法的出現或許源自戰國或秦漢時人關於殷周鼎革的解釋，以為殷商非僅亡於紂，其曾祖父武乙即暴虐無道，不但射天，且僇辱天神，其所從來遠矣。武乙為暴雷震死，宋康王身死國滅，在這些傳說或記載中，雖然仍然傳達的是「違天不祥」之類的意義，但對「天」的極度不敬，亦必為當時的一種社會現象。

在敬畏和反叛兩極對抗之下，產生了以荀子為代表的「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這一思想尊重自然規律，因而用之，顯得較為理性。他提出：「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⁵⁷

考察鞭石祈雨的致思理路，是希望通過暴虐的方式來控制雨晴，即以對與「天」相關的濕燥陰陽的極度反叛來達到制天命而用的目的，出發點雖好，但亦如射天辱神一樣，會有不祥——「但捉鞭者不壽」，故人莫願為。由此觀之，這一習俗的產生時代不可能太早。

從地域歸屬來看，今天的長陽縣雖然仍是土家族聚居地，但峽州夷陵郡春秋戰國時屬楚國，所以較大的可能鞭石求雨之俗創制于楚人。不過，陰陽石所在的石穴，與難留城相近，難留城可容數百人，歷來為避亂之所，秦滅巴楚、秦亡漢興、漢末天下大亂，甚至西晉末年五胡亂華，不排除有來自他方的移民，逗留于

⁵⁶ 參看〔漢〕司馬遷《史記》卷三《殷本紀第三》，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134頁。另外，褚少孫補《龜策列傳》中有云：桀紂「殺人六畜，以韋為囊。囊盛其血，與人縣而射之，與天地爭強」，乃泛言桀紂之惡，不能當作史實。參看《史記》卷128《龜策列傳第六十八》，3930頁。

⁵⁷ 〔清〕王先謙撰《荀子集解》卷十一《天論篇第十七》，沈嘯寰、王星賢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1版，2011年9刷，317頁。



此，於偶然中發現此石穴，並注意到其中陰陽二石的差異，將濕燥與雨晴簡單地聯繫起來⁵⁸，進而發展出鞭石祈雨祈晴之俗。

土家族的族源雖以巴人和濮人為主，但在歷史的長河中，不斷有其他民族的移民加入。⁵⁹這些人雖然數量不多，但往往具有相對於原住民更為豐富的知識、帶來了更為先進的文化，故易於成為地方精英，比如元明石砭土司馬氏據說是東漢伏波將軍馬援的後代⁶⁰，唐末五代從江西遷來的彭氏後來亦成為湘西土家族土司⁶¹。他們或帶來、或改造、或新創的習俗也就具有較強的生命力，而得以留存下來，故我們今天不能僅憑某個時期的歷史記載上說某地有某習俗，而當代土家人亦有類似習俗就說原始先民們有此俗，「鞭石祈雨」之俗恐怕亦當如是觀。

五、鞭石祈雨習俗的流播與衍化

唐代宗大曆元年，夔州接連遭遇春旱秋旱，杜甫在《雷》、《火》、《熱三首》、《毒熱寄簡崔評事十六弟》等詩中迭有反映。當地人用了各種辦法來祈雨，如燒山、擊鼓等等。夔州地接峽州，大旱之下，很可能「捉鞭者不壽，人頗惡之，故不為也」，平時極少使用的鞭石祈雨方式，此時亦被迫採用。杜甫覺得新奇，故錄之於詩中，並因為相關記載較晚，故云「非稽古」。

杜甫並不是第一個將此習俗反映于詩文中者，在他之前，庾信《和樂儀同苦

⁵⁸ 筆者幼時，家中豬舍旁有一石，雜諸石之中，天晴欲雨則濕，天雨欲晴則燥，迥異於他石。家父曾以之作為「天氣預報」，影響及我們一干小孩，常聚觀焉。遇久雨不晴或久旱不雨，家父曾咒罵擊打該石，筆者亦曾模仿。如今思之，頗為有趣。

⁵⁹ 相關情況請參閱黃柏權《土家族族源研究綜論》，載《貴州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83-93頁。

⁶⁰ 參看葛鎮亞《播州土司和石砭土司的關係考證》，載《重慶三峽學院學報》2014年第2期，10-14頁。

⁶¹ 參閱黃柏權《土家族族源研究綜論》。



熱》詩中即有句云「鞭石未成雨，鳴鳶不起風」⁶²。細味全詩，庾信僅僅是用典，並非對此俗有切身體驗，他關於此俗之瞭解很可能來自前文所述之諸種地志。二人之後，歷代文人墨客于此俗多有徵引，例如唐人李商隱，宋人程俱、虞儔、鄭虎臣，明人昌日干、姚孫棐，清人陳昌圖、劉正宗、賀裳，等等。這些徵引，無論從哪個角度切入，都表現出鮮明的地域指向性。例如，李商隱「勿令夷水之風，屢鞭陰石」⁶³，賀裳《祈雨青詞》：「地異荊邦，莫繇鞭石」⁶⁴。不過，由於詩文等的傳播而使其具有較為廣泛的影響力，加之以農為本的中國傳統社會對於風調雨順的渴求，這一習俗也以種種變形的方式流播於其他地區，甚或其他地區因種種原因也獨立發展出類似習俗。

《淮南子》有云「山雲蒸，柱礎潤」⁶⁵，古人通過觀察，可能很早就發現了石之潤燥與雨晴的關係，併發展出了對掌管雨晴的靈石的崇拜。比如河北元氏縣的白石神廟，據文獻記載，自漢代以來，即有大規模的祀奉；⁶⁶江西龍泉縣（即遂川縣）的白石廟「相傳為龍神顯靈之地，自唐宋元以來凡祈晴禱雨於茲者，無不感應。俗有謠曰：『白石龍靈，祈雨得雨，祈晴得晴』，前代褒封為四聖公」；⁶⁷

⁶² 〔北周〕庾信撰、〔清〕倪璠注《庾子山集注》卷四，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300頁。

⁶³ 〔唐〕李商隱《賽侯山神文》，《樊南文集補編》卷十一。〔唐〕李商隱著，〔清〕馮浩詳注，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887頁。原文中「勿」作「忽」，誤，徑改，清同治望三益齋刻本《樊南文集補編》正作「勿」。此是為秋成祈雨，結合上文「無俾董生之說，空閉陽門」，李商隱所用事對，應出自前揭《初學記》「霽晴」，不過反其意而用之。箋注者此句引《水經注》來疏解，不恰當。

⁶⁴ 〔清〕賀裳《蛻疣集》，《四庫未收書輯刊》第七輯第22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23頁上右。

⁶⁵ 劉文典撰，馮逸、喬華點校《淮南鴻烈集解》卷十七《說林訓》，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2011年2月5刷，578頁。

⁶⁶ 〔漢〕佚名《白石神君碑》，參見高文《漢碑集釋（修訂本）》，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457-460頁。

⁶⁷ 〔明〕鄒瀚生《重建白石廟碑記》，參見〔清〕王肇涓修、郭崇輝纂《（同治）龍泉縣志》（封面及頁縫作《遂川縣志》）卷十六，清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



江西貴溪縣菟姑山上「有白石如坐，稱白石夫人」，「祈嗣禱雨多應」；⁶⁸四川綦江縣亦有石龍洞，「歲旱，土人禱雨其中，頗靈應」⁶⁹，廣東澄邁縣西三十裡有龜形奇石，「石潤則旱，石幹則雨」⁷⁰。

在祈敬之外，一些地區亦出現了鞭石祈雨的現象。例如清人曹楸堅《祈雨行》就描繪了通過打石牛祈雨的方式：「青龍不鬪白額虎，千家萬家守焦土。打石牛，問石姥。吁嗟求兮雩之舞。街東街西走擊鼓，鼓皮裂，太陽熱，曬出老農眼中血。甯使眼枯苗毋枯，寧使皮膚灼爛日日暴，但願沛然一雨苗皆蘇。天乎！天乎！哀我農夫！農夫上有父母，下有妻子，一粒不收一家死，上天好生不至此。」⁷¹詩中描繪了多種祈雨方式，既有歌舞娛神，卑微祈求，亦有對石姥、石牛的責問鞭打，充分展示了農夫以及詩人在久旱不雨之下焦灼的心情。曹楸堅是江蘇吳縣人，曾任刑部主事、湖北按察使。⁷²此詩的寫作時間與寫作地點不明，筆者懷疑是在湖北按察使任內。若推測不誤的話，則因同在一省之內，打石牛祈雨很可能受到了鞭陰陽石祈雨之影響而形成。

清人宣鼎亦記載了山東兗州的鞭石求雨之事：

兗郡之東，有黑風口，匯萬山礪水，奔濤激浪，由此出南陽湖，清灑一泓，蛟龍窟宅。其上為青蓮閣，傳為太白故居。其下有石人長七尺，其首為雷霆震去，童童如刑天之形。沉於水底，綠苔如毛。郡偶苦旱，石人即自浮出波。太守遣役曳登岸，暴炎烈日中，水浸淫如汗下。少頃，即有纖雲起於天末，雷震震，雨絲絲矣。若踰日不至，即又遣御者執鞭罵而笞之。一日不雨笞一

⁶⁸ [清] 胡宗簡修、張金鎔纂《(道光) 貴溪縣志》卷五，清道光四年（1824）刻本。

⁶⁹ [清] 戴綸喆纂修《(光緒) 四川綦江續志》卷一，民國二十七年（1938）刊本。

⁷⁰ [清] 佚名修《(康熙) 澄邁縣志》卷一，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刻本。

⁷¹ [清] 張應昌編《清詩鐸》卷十五，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496—497頁。

⁷² 參看《清史稿》卷四百九十，列傳二百七十七《忠義四》，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13529頁。



日，三日不雨答三日，越五日無不雨。此祈雨最奇者也。⁷³

無頭石人完全被當成了罪隸之人，只要天不下雨，就可以對其進行無休止的鞭笞侮辱，全無祇敬畏懼意。有一次久旱不雨，石人顯形述其本原云：「我，此邦宰官也，生時貪婪，性愛黃白，死化為石，雷擊其元，亦可為隸吏誠矣。而上帝復惡我幻跡，警我頑軀，凡遇旱災，必假手世人，橫加撻詈」。⁷⁴通過對前世職官惡吏的象徵性懲罰來求雨，故可以無任何心理負擔。要之，此種鞭石求雨，雖亦可能受鞭陰陽石之影響，但更多是兗州一地的獨特現象。

六、結語

中國以農業立國，自古以來，產生了舞雩、祭龍、燎祭、祈靈石、拜雷公電母、拜菩薩等多種祈雨方式，鞭石祈雨應是其中較為特別的一種。今存文獻中，鞭石祈雨最早見於東晉虞喜所著《志林》，但此書早佚，今本乃後人輯集，未可深信。其後劉宋盛弘之《荊州記》、南齊劉澄之《永初山川古今記》、佚名《荊州圖副記》迭有記載，北魏酈道元《水經注》亦于「夷水」條引及。究竟鞭陽石雨還是鞭陰石雨，酈注雖與唐宋幾大類書所引有差異，但均可求釋於陰陽理論，故在沒有更為紮實的資料前，可以兩存。由於諸書在記載中較為明確地指出了陰陽石與夷水流域的另一個神話故事主角廩君的關係，故有學者將鞭石求雨之俗認定為土家族祖先的原始巫俗，筆者以為值得商榷。無論從陰陽學說的發展、夷水流域農耕生產的狀況，還是天命觀念的演化來看，鞭石祈雨都不大可能形成於原始時期，相反，它極可能創制於春秋戰國或秦漢時期的楚人，甚至漢末魏晉時期的移

⁷³ [清] 宣鼎《夜雨秋燈續錄》卷二，見 [清] 宣鼎著，宋欣點校《正續夜雨秋燈錄（下）》，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87年，98頁。

⁷⁴ 同上，98—99頁。



民亦有可能。這一習俗雖以暴力的方式來「制天命」，但其心理基礎仍是對天道自然的敬畏，故人多不願為，除非大災，輕易不用。

前揭諸地理志之外，庾信第一個以用典的方式將此習俗反映於詩賦等文學作品之中，其後歷代文人迭有引及。不過，寓居夔州的杜甫應是在大旱之歲，見州人於鄰近之峽州行此祈雨方式而采之於詩，故有「非稽古」之評價。另外，雖然諸種地志及文人們的作品於此習俗均有明確的地域指向——夷水流域的長陽縣，但這一習俗也以種種變形的方式流播於其他地區，甚或其他地區因種種原因也獨立發展出類似習俗。



參考文獻

- 《周禮注疏》卷 26，《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
- J.G.弗雷澤《金枝——巫術與宗教之研究》，汪培基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年 10 月。
- 仇兆鰲《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
- 文典撰，馮逸、喬華點校《淮南鴻烈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版。
- 王先謙撰《荀子集解》，沈嘯寰、王星賢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
- 王肇涓修、郭崇輝纂《（同治）龍泉縣志》，1873 年。
-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
- 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萬有文庫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年。
- 李昉等《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版。
- 李商隱，（清）馮浩詳注，錢振倫、錢振常箋注《樊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
- 侯外廬等《中國思想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年。
- 宣鼎著，宋欣點校《正續夜雨秋燈錄（下）》，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87 年。
- 洪興祖撰《楚辭補注》卷三，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 胡宗簡修、張金鎔纂《（道光）貴溪縣志》卷五，1824 年。



- 胡炳章《鞭石：土家族求雨巫俗的原生態》，《吉首大學學報》1995年第4期。
- 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 徐元誥撰《國語集解·周語上第一》，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 徐堅等《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
- 高文《漢碑集釋（修訂本）》，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
- 庾信撰、（清）倪璠注《庾子山集注》卷四，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 張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二十五史補編》第四冊，上海：開明書店，1936年。
- 張豈之《中國思想史》，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01年。
- 張應昌編《清詩鐸》卷十五，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 陶宗儀等編《說郛三種》第三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 賀裳《蛻疣集》，《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
-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 虞喜《志林新書》，《叢書集成續編》第182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
- 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卷4，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劉向集錄《戰國策》卷三十二宋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劉琳《華陽國志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84 年。

劉肅撰，許德楠、李鼎霞點校《大唐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

樂史《太平寰宇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卷 100《災異部·旱》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 年。

戴綸喆纂修《（光緒）四川綦江續志》，1938 年。

龐朴《「太一生水」說》，《道家與道教：第二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道家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 年。

蘇輿《春秋繁露義證·求雨》，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

酈道元注，（清末）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 年。

